

澳華新文苑

第1207期（A）

追光

郭生祥

1

如果天堂很遠很遠
我願意從今天就開始出發
無論千山萬水都要跋涉去
到那裡去看看天堂到底美不美

如果天堂很高
我願意做一隻輕盈的羽毛飛上去
無論電閃雷鳴風雨交加都要飛上去
在那裡有我的娘親

2

如果天堂不知道在哪裡
我願意一輩子皓首窮經探索
在南極冰雪深處張大射電望遠鏡
不放過一個蛛絲馬跡

尋找遠去的親人

如果天堂在光的另外一端
即使光速再快再快
我也要追光而去
遮住光讓光和盤托出被歲月
裹挾而去的一個個生命

3

如果天堂就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
即使一個是白洞、一個是黑洞
我也要用拉馬努金的女神給的數學公式
架起那跨越生死的量子鵲橋

面向星空夜深人靜的時候
打開夢的翅膀
靜候宇宙另一邊的心電感應
靜候著 哪怕地老天荒
（2025年4月5日）

不同（外二首）

車延高

看過了日落，再看
海上生明月
感覺國外的太陽、月亮
與國內沒有什麼不同
一樣的在天空走路
一樣的用亮光普惠眾生和萬物
有一點兒確實不同
它能勾起鄉愁，讓淚腺變得豐富
會想起黃土高坡上的麥地

還有窯洞里，
那盞忽閃忽閃的燈

剝奪

在異國他鄉，語言也欺負人
我成了會說話的啞巴
要命的是，越說不出話
越覺得有一肚子的話要說
我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

剝奪

現在
語言，剝奪了我的自由

很美的地方

你很有氣質
笑的時候，神都會感動
目光是迷人、善良的
對視時，能伸出暖暖的手
領著我去一個很美很美的地方
那裡很小很小
只肯讓我一個人進去
那是你的一顆心

怯

Tom

高鐵終於到站了。
離開車廂的眾人，就像亂舞的雪花一樣，爭先恐後地散落在這大城的各處。
他，一如既往，在座位上慢悠悠刷著手機。
倒不是懼怕外邊的冷，純粹是貪戀一個人的時光。
這也是旅途的意義之一。
很小的時候，父親教他古詩。吟到“近鄉情更怯”的時候，父親問：“你可知宋之問為什麼‘近鄉情更怯’么？”
他搖搖頭，說，那多半是怕看到某些人。
“哈哈，宋之問當時犯罪被流放嶺南，回鄉是偷偷逃回去的，當然怕被認出來了。”父親說。
又一次，車廂里只剩他一個人，他搓了搓有些僵硬的手。
這些年為了千奇百怪，五顏六色的業務，黑的，白的，灰的……他飛過五大洲，越過三大洋，凡事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但他依然無數次在回家路上自嘲：“我和宋之問倒也差不多。”
人到中年，他不僅理解了同為中年男人的宋之問，也對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無奈多了幾絲浮想。
不久他就坐在回家的車上。
“天氣真冷。”司機對他說。
他面無表情地嗯了一聲。心還在那高鐵上馳騁，窗外無邊無際的雪國，是他嚮往的另一個世界。在那裡漫無目的地奔跑，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開著開著，突然，車停了。
前方有封條，還有好幾個員警。
“這是怎麼啦？”司機問。
“沒事了沒事了，嫌疑人已經被控制了。”一個年輕輔警不太耐煩地向他們擺手。
司機不得不繞路，這裡已然離家不遠。
兩分鐘后手機響了。
“大哥啊，你還在出差吧？你家附近出事了你知道不？有人拿刀砍了晨跑的人，給嫂子打幾個電話也聯繫不上。”
“是吧，這種事現在越來越多了。”他淡淡地說道。
這態度讓對面愣了一下，“唔”了一聲，說了幾句吉利話便匆匆掛斷了。
他讓司機把車停在離家三百米的一處小公園就下

車了。他徘徊了幾步，終於怯怯地給家裡打了幾次電話，確認是沒法打通。兒子在國外讀大學，這個點正是當地凌晨三點，大概是無知地睡著了。沙地上有幾個小不點沒心沒肺地蕩著秋千。他看著他們七上八下，嘆了口氣，點了根煙。表情就像這冬日積雪的原野一樣冷峻。但是正如雪有化開的時日，他的臉上也逐漸綻放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
不遠處兩三個員警走來走去——顯然不是來找他麻煩的，至少不可能在這裡盤問他公司經營的事，更不會問他為什麼出差歸來的日期，比預想要提早兩天。
其實就連他自己也搞不明白——這次商務談判為何出奇地順利，彷彿冥冥之中別有安排。
他將舌尖抵住上顎，調勻著呼吸，終於走到了家門口，這是一棟三層樓的別墅。每次回家站在大門前，想到家裡的那個女人，都會停下來整理整理心情。這次，他謹慎地把耳朵靠在門上，聽裡面的動靜。
依稀可以聽得腳步聲，隱隱約約還有切剝聲。
於是又一絲怯意爬上心頭。繼而是恐懼，悲傷，喜悅交替的心情，如同洗三溫暖一般。他趴在門上又聽了一會兒，卻什麼也聽不到了。
他叫來一個巡邏的員警，這員警想了想，又叫上兩個同事，準備一起進門。
他用鑰匙擰開了正門，客廳里沒有人。廚房裡有一些切了一半的肉排骨。
他起了雞皮疙瘩，敲了敲臥室門，裡面沒有任何動靜。
門被反鎖了。
警察點點頭，用萬能鑰匙小心撬開了門。
只見這房間出奇地明亮，積雪反射的陽光照耀著員警的眼睛，也映在床上仰面朝天一絲不掛的女人身上。這女人也不知是睡是醒，咳了一聲，往牆的方向翻了過去。
“看來這裡應該沒事吧，”帶頭的員警掃視四周，和他尷尬對視後退了出去。
他的臉不由得抽動幾下，扭頭盯著窗外。那裡明亮得就像一面巨大的鏡子。不，是白色的黑洞，將一切喧囂與騷動吸收殆盡。他坐在床邊，手指在膝蓋上蜷縮又伸直，反覆幾次，像是抓住又放開了什麼。
他終於轉身關上門，心就如這白茫茫的世界一樣：被覆蓋，被吞沒，被遺忘。

未來是否會夢見我們？——寫給世界地球日

西貝

假如未來會夢見我們
請夢見那尚未破碎的世界
那美麗寂靜的山村、
鄉路、花蔭、睡意、家門……
請夢見我們試圖回頭的日子
面對渾濁的海、消失的森林、
硝煙滾滾、我們的淚痕、悔恨……

當未來奔向星際遠方
請不要離開得那麼匆忙
請把藍色星球溫柔地安放
請在時間的棧橋上回眸
那養育過我們的村莊……

當我們都成了化石、傳說、微塵
未來是否會夢見我們？
是否依然會有人
在遙遠的星球清掃舊磁芯時
仍能聽到海浪和飛鳥的聲音？
他們是否會問：
什麼是藍色？什麼是森林？
他們將如何想像風中的花香、
遍地的青草、飄浮的白雲？
以及冬日里大雪紛紛、
我們用火取暖、用筆寫信、
在無需太空服的陽光下親吻？

歲月流金

聞濤

又到金秋，紅葉滿街的藍山小鎮。
天高雲淡，山谷裡依然遍佈著蔥綠的桉樹林，映襯著被染紅的寧靜小鎮。流光異彩，通透的陽光穿過樹葉的縫隙，灑在地面上，斑駁地印刻在落葉的面頰上，似乎想透過這滿地的落葉鑽進大地的深處。
藍山的美是一種和諧，一種低調的奢華，一種洋溢著浪漫愛的風情。街道兩旁小店，古老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高大的煙囪，讓人感到溫暖地回到了過去的時光，現代化的魔影在這裡成為歷史的終結。
曾經的微風，依舊不改當初的承諾，吹過坐在街邊喝咖啡的時光，望著遠處山頂上那棵孤獨的樹。一隻笑翠鳥突然在樹枝放聲大笑起來，沒有聽過笑翠鳥大笑的人，你應該來這裡聽一下，那種帶著自然魔性的笑聲，你會終身難忘那種被鉤魂的瞬間。時空錯位，魂不守舍。
南半球的四月，就像街角處那家精品小店的廚窗，既有真實展示著的商品，又有那倒印在玻璃上的街景——停在路邊的汽車，掛滿紅葉的樹枝，還有藍天白雲。偶爾落下樹

葉，隨風而去，去尋找那屬於自己的歸宿。
酒吧門口點燃了篝火，火苗輕舔著帶有桉樹葉氣味的空氣，在不同的色彩斑斕中演繹著能量的光澤。偶爾爆出個火星，發出一聲歎息般的劈啪聲。人生如幻影閃過，煙的氣味提示著人間煙火和人間仙境的距離，望穿秋水，只尺天涯。
在落日的餘暉的金光中，人在彷徨，酒精的氣息伴隨著淡淡的煙火味，偶爾還夾雜的是一絲不知是花的體香還是香水的幽韻，靜寂與噪雜，歲月悠悠，如你溫柔的微笑。
有夢想，現實才有意義。

江南的春雨

賈虹

春天是又到了，我是從滴滴答答的雨聲中感覺到的。當春天的纖指剛剛觸到江南的天空，雨絲就開始飄灑起來。
江南的春天是和雨纏在一起到來的。早春的雨是冷膩的，星星點點的雨絲被寒風裹著打在臉上，讓人一陣陣感到刺骨的寒意。
有時候很難讓人相信春天是這樣的冷膩。但無論多麼暖和的冬天，花草照樣凋謝枯萎。而無論多麼冷膩的春天，萬物照樣甦醒。
我在寒冷的春雨中分明感覺得到無法言說清楚的春的氣息。那草坪枯黃的草根下冒出的嫩尖，光樹枝上米粒般大的苞蕾悄悄膨脹變大。那一天天滋潤起來的大地……
春雨就像清潔劑般一遍一遍的把冬天的痕跡洗刷。當和煦的春風吻上臉龐時，冷膩的春雨就變得像情人的髮絲一樣柔順。輕輕柔柔的拂打著我的臉。那是非常使人陶醉的一種感覺。我最喜歡不打傘在這樣的春雨中徜徉，感受詩一般的溫柔。
江南的春天離不開雨。天空有事無事的總飄著雨絲。空氣滋潤得冒油，春雨

又像一把碩大的刷子，沾著這冒油的空氣，一遍遍的刷著綠油油的田野，綠油油的草地和綠油油的山水。
這時候春是真的到了：花開了，草長了，姑娘們的春裝燦爛奪目了。
春雨也越下越歡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是最能感受春天的時候，當我從電腦前結束一天的工作時推窗佇立，沙沙的春雨掠過窗前，掠過草地。
我分明聽得到小草在春雨的滋潤下，拔節長個兒的聲音。我也聽見小蟲醒來后斷斷續續的啼鳴。
靜靜的夜，沙沙的雨聲伴著唧唧的蟲鳴。
遠處還有隆隆的雷聲傳來。睡夢中的一切全和春天有關，這是一首多麼讓人愜意的催眠曲啊。
當春雨變成嘩嘩地下時，春已經是和夏天握上手了。我曾在這樣的時候上街，傘已經無法擋住猛流的雨柱，街道兩邊的綠化帶，在雨中顯得生氣盎然，一片濃綠。
春天的感受還有許多，但最讓我難忘的就是這無處不在的江南的春雨。

